

剪影

白 夜 著

剪 影

白 夜

新 华 出 版 社

剪 影

白 夜

*

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一二〇二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75印张 110,000字

1981年11月第一版 1981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1203·023 定价：0.47元

前 言

近两年来，我有缘会见了一些国内外名流。目睹风采，耳听谈吐，我的心灵仿佛多开了几扇窗户。

天地间每一个人，甚至最平凡的人，都有所得，可以供你参考。何况那些海内外名流呢？他们所得更多，供你参考之处也就更多了。高明的画家，可以把每一个人画得惟妙惟肖，神采飞动。而我的画笔并未生花，恐污颜色；不过勾出轮廓，略加点染。打个比喻，那只是笨手铍出几幅剪影而已。

然而，即使是剪影，对我也是可喜的。

志向高尚的人，不是无所事事的。他们不断向生活中寻求智慧，然后又把这些智慧送给社会。人们感激地接受了这些智慧，投桃报李，也就回报以他们应得的荣誉。名流之多少，也许是社会繁荣的一个标志。

智慧并不只是摆在眼面前的事物。眼面前大家都可以看到的，往往只是常识，而非智慧。正如深山大泽之美，在平地上是看不到的。他们寻求智慧，经历了苦难的历程。他们的历程，就是我们的教科书。从这些教科书中，我们看到，寻求智慧，也就是寻求美，总要碰到丑作对。历来丑总是放不过美的。不过，几经较量之后，美总是占了上风，这也是历来如此的。美丑对照，就会使人们更加明白起来。

这里只
人？又何止
写，不知

这些
录，同小
趣上胜过
得那毕
么生动
的，产

何止这十四个
？何况知名之士可

己，都是现实的记
长。小说会在生动有
们看了小说以后，觉
传记，虽然不一定那
以后，总觉得那是真
以胜过小说之处。

这些剪影的社会面，说窄了一些。但是，要想全也是不可能的。这算抛出一个引子吧！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愿意留个剪影下来，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剪影，还希望在广阔的范围內看到剪影。

剪影只是一个粗浅的轮廓，当然比不上肖像。肖像传神写意，极尽其妙。所以，我还希望文苑巨匠动笔，多多描出时代人物的肖像来，陈列到历史的长廊里，让人们瞻仰他们的风范，学习他们的精神。

在这些剪影中，有几幅是葛娴同我合剪的。她的手巧得多，不敢掠美，特在这里说明。

一九八一年清明节于
北京灯市口

目 录

冰心三寄小读者	(1)
丁玲的微笑	(12)
当过记者的丁玲	(29)
戈扬的心思	(41)
美学老人朱光潜	(54)
燕南园中访王力	(64)
访杨献珍	(76)
斯诺的历程	(90)
海伦·福斯特的足迹	(100)
洛伊斯·惠勒的礼物	(113)
同路易·艾黎对话	(121)
毛选上有这位记者的名字	(135)
韩素音的二十一次访问	(145)
飞翔的荷兰人	(155)
韩丁和《翻身》	(165)

冰 心 三 寄 小 读 者

一

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，在北京中剪子巷一家清静的书房里，有一个同本世纪一起诞生的姑娘，穿着豆青色的竹布衫，青绸裙子，青布鞋儿，两耳边悬着盘起来的辮子，身材纤弱，眼光明敏。她削好了一枝铅笔，便开始写第一封《寄小读者》的信。说到《寄小读者》，大家便会立刻想到她是冰心了。因为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这两个词儿是联系在一起的。而在那个时候，冰心也同报纸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。

说是更为密切的联系，就是说冰心在更早一些时候，就给报纸写稿了。在五四运动的狂飚勃然而兴之际，冰心是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，在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学生会里当文书。她跟着大姐姐们摇着纸旗，高呼口号，走过天安门。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学，她还同女伴们抱着大“扑满”，来到长安街上，请过客捐献几个铜板。

在这个时代的浪尖上，冰心伸出手来，把《繁星》和《春水》两部诗集送到读者面前。它们犹如芙蓉初发，自然可爱，引起读者的交口称赞。因为羞怯于用真名谢婉莹，她就信笔写下了冰心两个字。不料等到《晨报》上刊出这个笔名的时候，下面附加了女士两个字，把她的闺阁身分公之于世了。冰心笑道：“我打电话给《晨报》编辑部抗议。

他们说，反正你是个女士，就这样吧！木已成舟，我也只好就这样了。那个时候，女士写文章毕竟是个希罕景儿。不象今天，名字下面加上女士两个字就是笑话了。”

冰心是一个早熟的作家。准备工作是在顺利的情况下进行的。在从中剪子巷到灯市口贝满女中上学的路上，她就读着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唐诗》。她的父亲谢葆璋，参加过甲午海战，当时任海军部次长，家里藏书很多。冰心左图右史，采英撷华。等到她立马文场之际，笔下已有雄兵十万，可供驱遣了。

二

在“一路平安”声中，冰心离开了繁花掩映的家门，登上了马车，到前门火车站去。两个弟弟，两个妹妹，难舍难分，挤到车厢里来送姐姐登程。一个小侄儿问道：“姑姑，你到的地方，比前门还远么？”一个刚刚学到地球是圆形的知识的弟弟说：“你走了，我们想起你的时候，可以拿一根很长的竹竿子，从我们的院子里，直穿到对面你们的院子里去，穿成一个洞。我们从洞里，可以彼此看见。我看你是否胖了，还是瘦了。”又一个弟弟惋惜地说：“姐姐去了，就好比我们家失了一颗明珠。”所以冰心说：“我写的《寄小读者》，原来是寄给我的弟弟妹妹的。”

然而，《晨报》副刊的编者认为，《寄小读者》固然为小读者所欢迎，而大读者也未必不欢迎。许多大读者都踊跃发表自己的意见了。冰心说，她那个时候收到了好多信，都是唱赞美歌的，一封批评的也没有。“那个时候，我不能回信。我知道，回一封信要招来很多信，惹出无谓的麻烦来。”如果这样一位文笔清丽的女士，能在海外经常寄些信

给小读者，同时也引得大读者来看，定会给报纸添色不少。所以，《晨报》副刊编者约她经常写《寄小读者》给报纸发表。

冰心知道，占领报纸上一块阵地，也是很有必要的。她说：“有什么可乐的事情，不妨写出来，让天下小孩子一同笑笑；有什么可悲哀的事情，也不妨说出来，让天下小孩子陪着哭哭。”从这两句话来看，就可以知道冰心的笔尖是蘸着自己的感情来写的。若要文章感动人，首先要自己要感动。那就不是人云亦云的了。

在《寄小读者》中，冰心记下了波光云影的海上行程，描写了仪态万千的异国湖山，勾勒出碧眼金发的学侣形象，一幅幅美丽的画面从读者眼前列队而过。但是，她的着眼点并不都是玫瑰，也有荆棘。她在《寄小读者》二十七中说：

“领略人生，要如滚针毡，用血肉之躯去遍挨遍尝，要他针针见血。”

冰心在几年以后，写下了这么一席话：

“我愿有十万斛的泉水，不但洗净了我，也洗净了宇宙间山川人物。”

冰心接着又问道：

“洪水，这迎头冲来的十万斛泉水，何时才来到呢？”

冰心提出了这个问题，但是无力作出回答。冰心搁笔了。然而，问题在哪里提出，就会在哪里找到答案。没有多久，十万斛泉水真地来到了。

三

十万斛泉水冲掉了一个旧中国，冲出了一个新世界。当然，在这个新世界中，也不会那么冰清玉洁，没有一丁点儿旧社会的痕迹。

从《寄小读者》最后一篇发稿的一九二六年算起，到一九五八年，整整三十二年了。三十二年前的小读者，早已是大读者了。然而，不论是大读者还是小读者，都爱上了冰心的《寄小读者》。冰心说：

“在这三十多年之中，我们亲爱的祖国，经过了多大的变迁！这变迁是翻天覆地的，从地狱翻上了天堂，而且要一步一步地更加光明灿烂。”

在这更加光明灿烂的日子里，冰心又写了《再寄小读者》，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的副刊上。

《再寄小读者》同《寄小读者》的风格不一样了。从后者中，我们看到冰心多愁善感的人；而从前者中，我们看到冰心进入生活的前沿阵地，奏起进行曲来了。

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，冰心到十三陵水库的土地上，参加了修水库的劳动。她回来就写了一封《再寄小读者》，向小读者倾诉自己的感情。她说：

“在这万马奔腾的劳动里，我也能尽到我自己微薄的一份力量，使我惭愧而又喜悦。”

冰心用她自己的感情，来感染小读者，包括大读者。她对诗人提出了要求：

“广大的人民是广阔的天空，人民的诗人就该象天空下透明的大海，它永远忠实地反映天空的明暗阴晴，呼叫出人民的苦乐和希望。”

与其说这是对诗人的要求，毋宁说是冰心对自己的要求。她的作品多起来了，写作面也开拓了不少。作品的对象绝大部分是小读者。虽然许多作品没有冠以《寄小读者》的字样，而是用通讯的口吻写的，同《寄小读者》一样亲切。冰心高兴地说：

“横竖我们已经把春天吵醒了。”

冰心在祖国的春天当中，不仅写了《再寄小读者》，还写了《寄国外华侨小读者》，《寄海外小读者》，《新年寄海外小读者》。报纸也借冰心的通信，联系了更加广泛的读者。

四

春天吵醒了。但是，春天中也会有肃杀之气，正如寒流的入侵一样。进行曲未奏完就遇到了休止符。冰心沉默了。十年多中，报纸上没有见到她的名字。小读者和大读者都互相打听，冰心到哪里去了。我问：

“谢大姐，这些年中，你不曾想到写点什么吗？”

“写检讨还写不过来呢！”冰心黯然神伤地说：“还写什么文章？”

在寒凝大地的日子里，冰心同吴文藻夫妇两人，同在七十高龄之际，告别文房四宝，一齐去湖北省沙阳县农村劳动。农村生活扩大了他们的视野。但是，很难设想，他们能够怎样出大力流大汗的了。摘棉花，点豆子，种麦子，看青，什么都干一些。在活路的空隙中，她使用写检讨来补充。然而，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写作生活中便留下了一个难以补充的空白了。

春天毕竟是属于人民的，这是历史的逻辑。冰心这样想。现实生活与历史逻辑应该是一致的。果然，凛冽的寒流过去，春天又是吵吵闹闹的了。冰心的心并不冷，而是热腾腾的。在写《寄小读者》五十五年后，《再寄小读者》二十年后，冰心振作精神，又提起笔来写《三寄小读者》。

《三寄小读者》的风格，还同过去《两寄》相仿佛，不过讲道理比较多了。冰心说，三个《寄小读者》，反映了三个

时代。现在她外出已经不那么容易，在书房里的日子多起来了。她讲的道理，十分明彻，辞趣翩翩，恰恰如风行水上，自然成文。在写到时间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她就拿自己来做例子，映着明亮的灯光做起乘法习题来。她说，她快八十岁了。于是，习题就写成了如下这个样式：

$$80 \times 365 \text{日} = 29,200 \text{日}$$

$$29,200 \times 24 \text{小时} = 700,800 \text{小时}$$

$$700,800 \times 60 \text{分} = 42,048,000 \text{分}$$

$$42,048,000 \times 60 \text{秒} = 2,522,880,000 \text{秒}$$

冰心把这个计算的答案写到《三寄小读者》中，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数字，一个引人深思的数字。冰心对小读者说：

“在这八十年中，我浪费了多少的年、月、日、时、分、秒啊！我若是在学习和工作上努力地争分夺秒的话！我该可以多做多少工作啊！一想起来，我是多么难过，多么后悔啊！”

这个数字不仅启发了小读者，也启发了大读者。大家都会把自己当作例子来算一算吧！

冰心的《寄小读者》，象给朋友的信一样，有现实事物的描述，有自己的感情，情文相生，自然动人。通讯本来应该这样写。但是，这些年来，许多通讯中看不到写通讯的人，也就是没有记者的活动和感情。据说这样写，可以防止自我表现云云。通讯是这个人写的，当然就免不了表现这个人。写得千篇一律，画得千人一面，没有个性，没有风格，难免使人望而却步了。试看那些感人的通讯，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，范长江的《中国的西北角》，史沫特莱的《伟大的道路》，魏巍的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，其中不少笔墨不是写了

作者自己吗？如果谁能把作者的声音笑貌从通讯中抹去，而使作品的感染力不受到削弱，那就要令人五体投地了。

五

《寄小读者》的笔致是抒情诗式的。冰心也一直以抒情擅长文场。而记者的通讯是叙事诗式的。两者迥然异趣。冰心不多用这种形式。然而，在吵吵闹闹的春天中，冰心也学会做记者了。

一九七八年的一天，冰心来到北京市百货大楼的会客室里，同劳动模范张秉贵斜欠着对坐在一张长沙发上。她象个记者一样，膝上摊开了一个小本子，圆珠笔芯也轻快地弹跳起来。冰心笑道：

“张秉贵以那样亲切等待的目光看着我，仿佛我问一句，他就能答上几十句似的。”

冰心早就想采访张秉贵了。在五届人大开会期间，冰心在主席团席次单上找到了张秉贵的坐位，休息时间，她就去找他谈谈。冰心笑道：

“当然，那时间很短，而且我也不便拿出本子来，做采访工作。”

冰心象个记者似的，注意在采访中细微的影响，避免冒失。于是，两人闲闲叙起，不觉带出一段往事来了。原来，张秉贵早就在东单米市大街德昌厚食品店当售货员，而冰心的儿子和女儿就住在附近，小时候常来买糖果和冰棍。张师傅热情接待他们的事迹，早就成了冰心家庭生活中的一支支小插曲。经过互相问答之后，冰心想象中的张师傅同现实中的张秉贵对上了号，不禁喜出望外。双方好象多年的老朋友，谈话无拘无束了。

在几次深入采访后，冰心的笔端蕴着火样的热情，写下了报告文学《颂一团火》。

冰心做记者采访，不是自写《颂一团火》起。早在那个写《再寄小读者》的吵吵闹闹的春天中，她就写了好些通讯报告。《咱们的五个孩子》就是影响最大的一篇。

一九六四年春天，冰心带着采访本子，来到了崇文门外磁器口服务站，访问了站长陈玉珍，又来到了崇文区体育馆路办事处，访问干部田迈琴，又来到了东唐洗泊街居民委员会，访问了积极分子田淑英，又访问了工厂、学校、和幼儿园……她同五个孤儿谈了话。不仅如此，她还看了上百封的各地人民给孤儿的信件。冰心仿佛蜜蜂一样，飞到了花丛中采蜜，酿成了一篇优美动人的报告文学。不说别的，冰心以一个著名作家之身，能够到这么多的地方去，接触到这么多人，可以说是采访作风深入，很值得我们记者学习的了。

在十三陵水库的工地上，也曾留下了冰心的脚印，她写了《十三陵工地上的小五虎》。在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，也曾闪烁过冰心的身影，她写了《面人郎访问记》。如果从那个时候算起的话，冰心现在已经是一个有资历的记者了。

六

冰心拥有广大的读者。在这些读者当中，有一个读者最先看到冰心的文章，相当于报纸的第一读者。这个第一读者就是社会学家吴文藻教授。我们问起吴文藻对冰心文章的印象。他笑了笑说：

“我在五四时代就看冰心的文章了。她的文章写得美丽，生动有致。”

这位第一读者十分欣赏冰心的文章。当然,有些时候,他也会提一点意见。不过,刚才说的评语是大家所公认的。

文章怎么写得好?当然要掌握文字技巧。而技巧是从学习中得来的。冰心看的书很多。书名写也写不完。看书,从一定意义上来说,是对写作技巧的学习和继承。看书多可能成为书呆子,但是也不一定都成为书呆子。看书多可能脱离现实,但是也不一定都脱离现实。冰心要找出佐证,就请无产阶级的伟大作家高尔基来发言了。高尔基说:

“我兴奋地读了许多书,但是这些书并没有使我脱离现实,反而加强了我对现实的兴趣,提高了观察、比较的能力,燃起了我对生活的渴望。”

这句话已经足够了,不需要再作繁琐的注释了。作家应该读书,记者也应该读书。读书多同书呆子不能划等号。不然的话,太史公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杜工部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,就不好理解了。

冰心讲了一个作文得一百二十分的故事。原来,一个学生的作文中写了十二个“十分光荣,十分快乐,十分高兴”之类的东西,教师一算,就批给他一百二十分。这是描述词汇贫乏的一个笑话,当然是读书太少的缘故。儿童是可以原谅的。冰心自己就有这个笑话。她在做“小毛丫头”的时候,读了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聊斋志异》几本有数的小说之后,居然起了雄心壮志,偷偷写起《落草山英雄传》来,准备一鸣惊人。这大约是介乎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之间的东西。她那时实在是个“小毛丫头”,书也就读得那么几本,生活的圆周就是家庭和学校的重叠。在写了几十次“金鼓齐鸣,刀枪并举”之后,她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,没法写下去了。秘密没有永远是秘密的,终于拆穿了。

当这个小姑娘倾倒出这个苦恼之后，她的父母和客人，都笑得东倒西歪，不亦乐乎。而这部《落草山英雄传》，也就成了不结实的花朵。于是，她又读起书来了。

我们当然也不必担心，书读多了，脑细胞能容纳得下这么多的信息吗？一位科学家已经作出了科学的推算，在理想的状况下，一个人的脑细胞可以容纳五亿册图书的信息。所以，我们的头脑中不是挤不下书，而是还有大片的空白。

古人宣扬“学富五车”，冰心夫妇早就不止学富五车了。吴文藻说：“在大半个世纪中，我们大约收藏了万册以上的图书，包括中文的和外文的，而外文的更多一些。几经变乱，绝大部分图书都散失了。有一部《二十四史》，因为没有房子放，也交给公家了。”

只有学习，才有继承；既有继承，应有发展。冰心融中外古今于一炉，写出了自己的风格。

我们说起了古以色列的一个以智慧著名的皇帝所罗门的话：

“合适的语言好比银画中的金苹果。”

人们看了冰心的文章，不禁会想起了所罗门的这句话，看来不是没有缘故的。

七

每一个读者对报纸都是关心的。冰心不止是读者，而且是作家兼记者，对报纸自然更是关心的了。不用征求意见，她就说出来了。

“最近报上有一个标题，叫做‘梨花开花访梨乡。’六个平声字，一个仄声字，平平平平仄平平，念起来很不好

听。本来旧体诗是讲究音乐美的，平仄声要调，平平仄仄平平仄，仄仄平平仄仄平，念起来就琅琅上口了。还有，‘春色满园关不住’，本来是众口传诵的宋人叶适的一句诗，可是，到报上偏偏成了‘满园春色关不住’，平仄也不调了。这不是自作聪明吗？”

“谢大姐，我看过你的许多作品，可是从来没有见到你写过一首旧体诗，为什么呢？”我问道。

“旧体诗偶俚精确，声调妍美，我不敢写，”冰心笑道：“可是现在的诗人倒不少，报纸上的旧体诗也不少。甚至‘月圆如镜，繁星满天’的对仗也出来了。曹操的诗是‘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’，月圆如镜的时候，天上的星就稀得看不清楚了。看来，我们观察自然的细致程度还略逊于曹公哩！”

由此可见，要使报纸办得生动活泼，多几分诗意的话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如果编者或记者没有文学素养，也会把具有诗意的风景搞得颠三倒四，把音乐美搞得乱七八糟，给人们提供笑料。

八

“我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。”冰心笑道。

在北京西郊苏州街东边，自然安排了一小段田园风光，衬着冰心住的楼房。书室是安静的。世纪的同龄人正在这里写《三寄小读者》。童心在她的笔下不时流露出来。她的字体清健，势如削玉，乍看还疑为是一个少女的笔迹哩！向冰心致敬礼！二十世纪的同龄人，写到二十一世纪去吧！未来的报纸给你留下宽裕的版面，未来的小读者和大读者向你鼓掌，二〇〇〇年在向你约稿哩！

（一九七九年三月）